

別林斯基選集

第一卷

滿濤譯



В. Толухин

別林斯基像及其簽名

[illegible][illegible]

В. Г. 別林斯基。

涅克拉索夫

在一條僻遠的胡同，

在悲傷的朋友們中間，

詩人^①在地窖裏死去，

臨死前對他們說：

「七年前，像我一樣

另一個可憐人遺棄人世，

被同樣的疾病毀掉。

我是他底最近的朋友，

① 此詩最初於一八五九年發表在國外出版的非法刊物北極星（*Поларная звезда*, 1855—62）上。

② 「詩人」係作者自況。

命運相共的兄弟。我們走過

同一條荊棘的路，

沒有能夠把命運征服，

它待我們同樣地刻薄。

這位朋友正直地爲真理服務，

更有勇氣，更純潔，

但也更早地開拓了

到墳墓去的道路……

現在輪到了我……

我比他多活沒有多久；

事情做得不多，上帝安排

我得把生命白白地斷送，

我底苦難真夠受，

但大多是我自己底錯；

現在，在最後的一刻，

我想完成我底責任，

想講這位可憐的朋友，
一切我所看見的、知道的、
在痛苦的疾病中
他最後對一些正直的人訴說的……

他出世幾乎是一個賤民，
（我們認為是奇恥大辱，
他可不這樣想。）

父親是一個可憐的醫生，
只愛喝酒，用棍棒
鼓勵了兒子求學。

經歷了這樣的發展過程，

——在俄國，許多人不是沒有領略過——
孩子貪婪地讀了

各種有用的、怪誕不經的書，
像通常那樣，是背着人偷偷地讀了的……

對甜蜜的夢想的渴望

從小就佔有了他……

是哪一個散文作家或詩人

幫忙發展了他底靈魂，

帶他走向善和光榮——

這我不知道。但在他身上

沸騰過豐富的自然力底甘泉——

高貴而正直的、無私的事業底

思想底泉源……

醫生死後，在這世上

賸下他孤苦伶仃一個人；

去到了莫斯科，進了

莫斯科大學；

但不久被斥退了，因為沒有證明

出身高貴的門庭，

他沒有得到一張文憑，——

一輩子是個

沒有讀畢業的大學生。

（有一個聰明人）

不止一次寫文章

用這綽號刺他，

可是，讓上帝裁判他罷！……）

可憐人忍受窮困和憂愁，

住在地窖裏——拿起筆

開始給雜誌寫稿。我記得：

他寫了許多，……新的思想，

對嚴酷的真理的追求，

充滿在他火熱的字裏行間，——

人們注意了他，……在那時

一個權謀家②起了這樣的願心，

他想賺錢，

辦一個大雜誌……

但他不把事情當一回事，

就想找尋這樣一個人，

要他佔據主要的職位，

字要寫得清清楚楚。

永遠不就誤

繳稿底限期。

別林斯基跟他通了信，

就搬到北方來住了……

當時在我們底文壇，

一切都是陰沉而僵死的：

普希金倒下去了；沒有了他

公衆對文學的愛冷了下來……

● 保羅·普希金 (М. П. Погодин, 1800—75)，反動的歷史家，雜誌評論家。

● 保羅·克拉耶夫斯基 (А. А. Краевский, 1810—89)，祖國紀事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818—81)

底發行人，文化市儈，對別林斯基作過刻毒的經濟上的剝削。

在卑微的環境底落門中

文學變得虛浮、墮落……

好像社會和生活

都跟它漠不相關。

這時候，在我國，

惡公開地獲得了勝利，

只向它一個，

文學低唱着催眠歌。

沒有誰伸出一隻強大的手

把文學引向目標；

只有兩個好吵吵的波蘭人①

在這兒大聲地喧嚷。

新天才②當時已經

① 係指兩個無恥文氓布爾加林（Ф. В. Булгаков, 1788—1859）和謝爾夫斯基（О. Е. Семеновский, 1800—

1887）。

② 係指果戈理。

在我們中間抬起了頭，

可是他一個人掙扎得精疲力盡，

被無恥的敵人排擠；

把思想、希望和力量底儲藏

帶到他旗幟下面來的

是還不勇敢的、狹窄的一羣……

多麼迫切地需要着

不屈的真理底強大的呼聲，

公開的對惡的打擊……

於是他來了，這名不見經傳的賤民！……

他不寬恕任何一個阿諛者、

作偽者、白癡、

和賴在熱心的愛國分子底假面具下的

善意的小偷！

他檢討了一切傳統，

不帶一點虛偽的顧忌

測量了一切無底的野蠻和惡，

被甜言蜜語哄睡着，

忘掉了真理和光榮，

可憐的祖國正向那深淵沉落！

爲了奴役——那永遠的疾病，

他對祖國說了許多抱怨的話，

祖國底虛假的友人

把他叫做祖國底仇敵。

烏雲在他頭上聚集，

敵人們磨拳擦掌，喧嚷着，

可是諛謗的野性的號叫

暫時還打他不倒……

他底力量反而格外燃燒起來，

同時，在他底面前

同伴們稀少了，

順從了，退後了，啞了，

他一個人不可搖撼地前進！……

啊，我底祖國！

有着多少自由靈魂的、

寬仁的、高貴的、

不可出賣地矢忠於你的子孫！

凡是把人視為兄弟，

憎恨和仇視惡，

頭腦清醒，見解明澈，

沒有被傳統底生鏽的聲調

逼得發昏的人，

誰不願意

把他認做自己底導師？……

在命運和機遇底庇護下

他工作了許久，

（當然不是沒有上帝底意志）

讓他說出了許多有益的話，

但願他繼續堅持下去……

可是這時在狂暴的巴黎

起了一陣慌亂①，

我們這兒也發生了反響……

抽緊了可憐的檢查……

最後，聽信誹謗，

組織了一個委員會

用全力來對付文學。

幸虧裏面有些人

還不如其中一個那樣是大惡棍，

那是學術底劊子手，布士爾林②，

● 保羅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

● 布士爾林（1790-1849），尼古拉一世所設立的秘密檢查委員會的主席。

他拍胸脯，

發着瘋，不斷地喊着一句話：

『關閉大學——』

就會斬斷禍根！……』

（呵，名垂不朽的漢子！你底話
還沒有誰來辯頌，

可是口碑將牢牢地記住它們！

讓墳墓裏的蛆虫吞掉你，

可是這委員會，

會比你底歷史鉅著

更叫你遺臭無窮……）

差不多審問了我們有半個年頭，

閱讀、調查——

結果沒有一個人落得個清白……

沒有受到非人的審判

還算是好造化，

來了憂鬱的年代，

善良的正直的播種者

反被指爲祖國底敵人，

敵人們追逐他，

預言他要坐牢……

可是墳墓幫了他底忙，

向他張開了懷抱：

被勞苦的生活、

不斷的貧窮折磨了個夠，

他死了……出版物上誰都不敢

提起他底名字……這樣——

記憶逐日地淡忘，

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詩人沉默了。過了一天

他噤了氣。朋友們互相商量，

決定給死者

立一個紀念碑，

可是因循懶惰

耽擱了這件好事，

後來墓地長滿了青草，

再也找不到墳堆……汗流的老農才！

活人忙活人底事，

死者做着深沉的夢……

作於一九五五年